

# 經濟生活的層級化 與近代西方文明之特質

——對布賀岱 (F. Braudel)

《文明與資本主義》的初探 \*

陳介英 \*\*

\* 本文作者對高承恕老師與陳介玄老師在布賀岱討論課中，所提供的思想撞擊機會，以及兩位評審的寶貴建議，深表謝意。

\*\* 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 中文摘要

雖然資本主義是個老的議題，但是將資本主義關聯到文明的發展來加以探討的並不多見。布賀岱的《文明與資本主義》，可以說是一部解釋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所具社會認識意義的典範之著。而對於本書中所具有的社會認識意義之揭露，也即是本文企圖有所貢獻的所在。雖然，面對這樣一部包含著三大冊的巨著，要在一篇文章中詳盡的探討其所蘊涵的重要意義，是有困難。但至少透過對本書論述結構的掌握，作者指出了，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發展，同時伴隨的一種經濟生活的層級化，其實也正是西方在其中古以後文明發展上，所具有的一種複雜化與多樣化的過程。就社會認識的意義而言，我們也會看到它所呈顯的社會變遷方式，並非是從某一類型到另一類型的截然替換，而是一種由點到面，由簡單到複雜，以及由慢到快相互搭引刺激的方式。

關鍵字：經濟生活，層級化，文明

## 一、前言

雖然布賀岱是個歷史學家，但從他對於歷史事實的掌握方式來看，是有很多可以為社會學借鏡之處。儘管他一生的著作並不多，但是就以其主要著作（註1）來看，卻都是一些卷帙浩瀚，令人嘆為觀止的巨著。也因為如此，若想以一篇短文來對其任一著作，進行細緻的討論，都會面臨著相當的困難。在此，雖然本文僅想就其《文明與資本主義》（註2）一書中，所表顯的經濟世界之層級化意涵進行探討，也頗覺不易。

儘管對於布賀岱的一般性介紹文字不少，但是針對其《文明與資本主義》一書的評論或詮釋性文字並不多（註3）。就此書的架構而言，雖然布賀岱指出不是一開始就擬好，而是隨著資料的整理才逐漸意識到的 (Braudel, 1981: 24-26)。但是以本文底下有限篇幅的討論來看，至少已可以見到，這部書並不只是一種歷史資料的堆砌，而有其頗具嚴密性的整體意義（註4）。其整體意義雖然表面上並沒有脫離資本主義這個議題，但就其深層內涵而言，它更關聯到一種新的社會變遷觀乃至西方文明之獨特性的認識。基本上，這也正是本文在底下對此書有關物質生活、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等三個代表不同層級之經濟活動類型，所具整體意義探討，企圖呈顯的重點。

## 二、西方市場經濟發展下的物質生活與資本主義：經濟活動類型的層級化

也許因為布賀岱這整部書的篇幅過大，以致常使人難以具體的掌握其「日常生活的結構」、「商業之輪」以及「世界的時

間」(註5)等三卷間的密切關聯性。對於這三卷的章節安排，首先我們要注意的是，它們並不直接對等於布賀岱有關經濟生活實體的「物質生活」、「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等三個代表著不同經濟活動類型層級的劃分。事實上，這一點布賀岱在序文中說得很清楚(註6)。例如在第一卷序言，他就指出其目的是：「爲了勾劃出前工業化時期經濟的活動領域，並掌握它的深度和廣度」(Braudel, 1981: 27)；接著在第二卷的序言中指出，他試圖分析從原始物物交換以上全部的交換形式，其中包括具現出最機巧交換形式的資本主義(Braudel, 1982: 21)。最後在第三卷的序言中，他指出了其目的是希望在長時段的視野下，通過對不同具體歷史經驗的觀察，而使第二卷所提出的概念分析得到驗證(Braudel, 1984: 20)。

事實上，從其各卷主題的設定，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其中只有第三卷，是順著時間序列，來對不同事例作歷史性陳述。至於前面兩卷，則可以說是一種對存在於經濟活動領域中，各種基本活動型態與主要行動者的比較分析，以及和其相應的生活類型之描述。雖然，本文的目的並不是要作一種導讀式的介紹，但是若我們能先對此部書內容安排上的總體架構有所理解，那麼以下有關這種經濟活動型態之分層架構，如何與布賀岱在此書三卷之敘述有所關聯的討論，將可以有一個較爲確切的基礎。

### (一)物質生活、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在西方經濟世界中的關聯性

就這部書的內容而言，表面上我們會看到其章節安排似乎很單純。如第一卷只是談有關日常生活中的種種物質型態；第二卷也只是有關交換工具各類類型及其相對應的種種經濟個體之討

論；第三卷亦僅為一種關於經濟世界之核心地區在歐洲演變歷程的敘述。但是，若我們前面關於其分析架構和章節安排之區別的提醒是有意義的話，透過仔細的觀照，應該不難看到第一卷的內容，主要是由其變動的節奏及可能性，來對不同文明之日常物質生活的各種型態，進行歷史資料上的比對與整理；第二卷則是以交換的手段（形式）或工具，來對歷史經驗中的市場經濟，各種實存類型，進行比較整理。至於第三卷則是在時間與空間的面向上，來對西方經濟從十五世紀開始，就逐漸以世界為其經濟活動範域的事實，進行經濟核心區域轉移的歷史鋪陳。並且，我們要注意的是，這部書的三卷，就其陳述的內容來看，其實都潛存著對於物質生活、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這三種不同經濟活動層級，如何相互關聯而成就西方十五世紀以來的文明發展經驗之關注。

例如，就第一卷有關日常生活中，各種物質之消費與使用型態的討論而言，表面上我們看到的是布賀岱從人口、主食的變動談到飲食、住宅、服裝與時尚的種種型態，似乎儘是一些日常瑣事的描述，並沒有告訴我們太多的道理。然而，當我們從文明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些日常生活中的細瑣事項之描寫，會發現在這些看起來不大重要，或者是不大起眼的歷史經驗之陳述中，實已蘊涵著布賀岱本人對資本主義這種經濟活動，在人類文明發展歷程，所具有的突破日常生活結構限制之可能性的獨特見解。在他敘述完十五到十八世紀間，人類日常生活中主要的食、衣、住等實質消費型態之後，他指出了其中一再呈現出的一種規律是：「一邊是大多數人但墨守成規；另一邊則是崇尚奢侈的少數人但務求變革。」(Braudel, 1981: 332)。雖然表面上指出這個長時段中的此種歷史常態，好像不具有太大的意義，但是當我們將關注焦

點放在他是如何仔細描繪這些少數人，各是屬於何種類型的少數人時，會發現他們至少可區別為透過收稅（租）而生活的一種「坐食者型」的少數人，與透過交換過程而獲取暴利的一種「剝削者型」的少數人。在這兩種少數人背後，事實上各自對應著不同的經濟活動實體（或者是經濟世界），乃至社會結構型態。

相較於西方在十五到十八世紀這段時期所出現的那些在物質生活上，日具變易性與社會區辨性的少數人，同時期的其他地區文明，雖然一樣的是有其少數可以奢侈的人。但通常可見的事實是，這些人幾乎都是一種政治或社會地位上，佔據優位的人。而不像西方王公貴族之外，還有一種從城市中興起，在整體經濟活動型態中，逐漸長據頂層位置，並且不斷使其經濟生活的層級（或經濟活動內容之複雜化與抽象化）往上提昇的一些少數人。這些西方的少數人，雖然經常在日常生活的物質消費上，展現出其特有的高度擅變性。但在布賀岱看來，不管人們對其鄙視也好或羨慕也好，其具有高度能動性是不容置疑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底下布賀岱 (Braudel, 1981: 323) 的一段話清楚見到：

Chardin 一六八七年在波斯住過十年，發現了和前面一位日本書記官所說的類似情形：「我在 Ispahan 的寶庫中見到 Tamberlaine 生前穿過的衣服，與他們今天縫製的衣服一模一樣。」這是因為「東方人的服裝絲毫不受時尚的影響，式樣一成不變；……而波斯人……也不喜歡變換衣料、色彩、色調。」我不認為這只是個無足輕重的事實。不管是否是巧合，未來明顯的是屬於這種既關心改變服裝的顏色、用料和式樣之瑣事，也同時關心改變社會等級制度和世界秩序的社會，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勇於和傳統決裂的社會。

換句話說，透過布賀岱細緻的陳述，和西方經濟生活型態之認識

有關的事實，重要的並不在於它有一些可以享受奢侈的少數人，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些可以透過交換手段的操弄，而得以在經濟活動中扮演積極主動角色的人。他們不但將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性往上提昇，並且也將其本身及一些貴族日常物質生活的質與量往上帶引。這些人是哪些人呢？透過第二卷他對於各種交換型態及其使用工具之抽象與複雜程度的討論，我們將會清楚的看到其實際的承攜者，其實就是那些大商人，也即是所謂的「大資本家」(Braudel, 1982: 403-455)。雖然他們有的同時也屬於王公貴族，但基本上其之所以成爲大商人並不是源自於其社會身份，而是依靠其在經濟領域中，累積資本規模與運用複雜與抽象交換工具的能力。在其第二卷有關交換工具的論述中，我們也會看到在其敘述內容上，物質生活、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之區分，明顯地關聯著不同複雜與抽象層級交換工具的使用。

從布賀岱所作的歷史陳述，我們會看到任何貨物本身並不必然屬於哪一種交換層級。其是否有寬闊的利潤空間存在，基本上是隨著不同交換層級而有不同。換句話說，從布賀岱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是：物品所存在的交換層級，決定了它的商品地位，或者是其利潤的可能空間。例如，他在提到穀物作爲一種商品時，就指出了它同時擁有著三種不同層級的經濟意涵：

即使是穀物這種遍及全歐的商品，它不但在物質生活的層次被消費；並且在城市與鄉村間這樣一種短距離市場上交換；有時候在飢荒時它甚至可以成爲一種投機性的商品。並且每當其交易屬性改變，也就是它從下面的商業層級往上提昇時，就會有不同的商業代理者與參與者(Braudel, 1982: 457)。

最後雖然在第三卷，我們會看到布賀岱主要是從一種世界時間的角度，來對西方經濟世界之形成，以及其核心從威尼斯、安

特衛普、熱納亞、阿姆斯特丹到倫敦等地區移轉之歷史事實作詳細陳述。但是從其對於這些在特定歷史時空的經濟核心區域轉移事實之描寫，同時也提供了我們從整體的視野來檢視西方資本主義，這種以世界為其範疇，而位居經濟活動領域中最高能動性之層級，如何和市場經濟乃至物質生活之內涵，具有實質關聯的機會。換句話說，如果第一、二卷是從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消費行為與交換行為，來看西方資本主義所在地區的物質生活與經濟生活之能動性的話；那麼第三卷則可以看成，是從西方資本主義所賴以存在的世界性經濟網絡之形成，來揭示突破經濟生活乃至物質生活中之必須性 (necessity) 限制的可能。

## (二) 日常物質生活惰性之突破與資本主義經濟活動： 市場經濟之高度發展

從布賀岱此書的敘述，我們會見到在十五到十八世紀間，由於各種天災（如氣候、疾病等）、人禍（如戰爭、暴政等）的常態化，往往使得人口數與各種日常用品的生產，總是處於一種高度的不確定性之中。這也使得當時各大文明中的人，其物質生活型態，大多只能貼近於滿足日常生活之必須性的水準。因此，在他看來：「去描述一個社會，就像是在陳說著一部緩慢的、無聲的和複雜的歷史，它經常是頑強地重複已知的現成答案，並排斥各種可能引起困難與危險的創新性嘗試。」(Braudel, 1981: 335; Kinser, 1992: 81)。

一般而言，這個時期的其他文明，其作為社會生活基礎的物質生活型態大都只是緩慢地變動著。然而，此時西方社會伴隨著城市興起而日漸發達的市場經濟，卻有點像是在長期平靜的物質生活水面，投下了一顆顆石子，使得整個水面波瀾漸起，最後甚



至從這些小波浪，匯聚成一股股巨波，覆蓋了整個世界（註7）。在實際的歷史經驗中，我們可以看到西方自十五世紀以後，隨著城市據點的逐漸普遍化，其經濟活動清楚展現出一種由點到面的發展歷程。並且值得注意的是，此一發展最後由大城市的出現，到達了頂峰：

大城市雖然有它的缺點和它的功績，但我們要再次宣稱的是，就像是現代國家創造了大城市一樣，大城市也創造了現代國家；不但國家市場 (national markets) 和國家都是在它的推動下的一種發展。大城市並且處於一種特別在歐洲人的日常生活中展現出其豐富顏色的資本主義與現代文明的核心位置。對於歷史學家來說，基本上大城市可以作為對比歐洲和其他大陸之發展程度的優良指標 (Braudel, 1981: 556)。

事實上，大城市並不只是西方在近代文明發展的一個具體櫥窗。在布賀岱看來，透過對它在經濟活動中地位的進一步瞭解，還可以使我們掌握西方隨著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的同時發展，如何在物質生活方面展現出其總體性成就。如他就指出：「若我們能夠給予妥善的解釋，對於大城市的研究將可以使我們獲得瞭解總體物質生活歷史，一種具整體性且非凡的視野。」 (Braudel, 1981: 556)。基本上，正是從西方城市的這種發展歷程，我們才會具體看到由物質生活、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所構成的一種整體性圖象。並且，也才能夠較為清楚地見到，不同文明所擁有的日常生活型態，各有什麼樣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

雖然對於這種日常生活之可能性的理解，我們並不能完全將其歸諸於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帶引作用。但是就布賀岱在本書所採集的各種具體歷史經驗事實而言，可以肯定的是，在十五到十八世紀期間，西方社會在其物質生活內容的擅變性，和其所指出

的一種以長程貿易為起點的資本主義之發展，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基本上這種長程貿易都是以城市（通常其同時也是個市場所在地）為其網絡的節點。因此，就經濟活動的結構來看，資本主義可以說是一種在以世界為其範域的市場網絡上，建構起來的經濟活動類型。雖然其在運作邏輯上有相異於市場經濟之處（註8），但從其經濟活動的實質內涵來看，它可以說是一般市場經濟中常見的交換型態，向上發展的成果。這種向上發展所指的是，它在經濟活動中所使用的交換工具，具有越來越抽象化與複雜性的趨勢。然而，在此要有所提醒的是，這種發展，並非是在交易空間上由近而遠，或是在交易量上由小而大的循序演化型態。就布賀岱的敘述來看，它其實是西方從十五世紀，就已略具雛型的一種以世界為範疇的交換網絡之擴展 (Braudel, 1984)。

討論至此，我們應該可以略為理解，布賀岱所建構的有關物質生活、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之概念區分，並不是用來指出其三者間具有所謂的因果關係，而是用以呈顯西方在工業革命之前的經濟發展，其實已涵蘊著的一種複雜而多元的整體性。在個人看來，此三種代表不同層級之經濟活動類型的概念架構，所具有的理論啓發意義，是它指出了西方十五世紀以後的經濟發展，並非只是一種同質的市場經濟之發展歷程。實際上是一個擁有不同活動型態（各自有其變動速率與不同抽象層級的交換工具）的經濟世界之擴大。換句話說，從布賀岱的鋪陳，我們會看到，工業革命前的西方經濟活動，不是一個簡單的均質體系，且就其實際發展經驗而言，也不是一種從物質生活的發達，到市場經濟的繁榮，最後再到資本主義成熟的發展歷程。就布賀岱在這部書裡所呈現的，無寧是一種三種不同經濟活動層次，同時交雜在一起的共變式經濟發展類型。

### 三、西方經濟世界的發展：經濟生活的層級化及其文明的能動性

從此書龐大歷史資料的鋪陳，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在十五到十八世紀總體人類經濟生活的各類活動中，物質生活、市場經濟可以說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在這兩個具普遍性的經濟活動層級之上，西方於此一歷史階段所發展出來的經濟世界（註9），其特殊之處即在於它還有一個他稱之為「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層級。很明顯的，它並非是一種到處存在的經濟活動類型，而是西方在十一世紀之後，逐漸在地中海一帶開展出來的一種具獨特活動內涵的經濟實體（註10）。這種經濟世界以其現實面的意義而言，並不只在於它是個特例，而更在於我們會看到，自十八世紀以後，它已明顯的是一種將世界各地經濟資源，都收納在它支配之下的經濟世界（註11）。這樣一個逐漸壯大並展現其世界性支配力的經濟世界，以布賀岱的討論來看，可以說是十五到十八世紀的人類經濟發展史上，最具動態性的經濟實體，同時也是個展現人類物質文明發展之可能性的具體範例。對於這樣一個經濟實體，從底下的討論，我們將會看到其所展現的發展歷程，並非是一種經濟生活型態的全面改變，而是其經濟活動層級化內涵的擴大。並且值得注意的是，經由布賀岱對西方這種經濟生活層級化發展歷程，在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整體性之掌握，同時也會使我們對文明發展的可能與不可能性，獲得進一步的認識。

#### (一)西方經濟生活內涵中三種不同邏輯與節奏的共振

在此書的陳述中，雖然我們可以輕易看到在西方的經濟生活，有著其他經濟世界所沒有的資本主義這一層次的經濟活動類

型。但事實上從布賀岱的敘述，我們必須加以注意的是，這樣一個經濟活動層級的出現，並不是立基在底層物質生活與市場經濟的成熟發展之後而出現的。換句話說，這三個經濟活動層級，並不是先有了物質生活的擴張，再有繁榮的市場經濟之出現，最後再發展出其操弄著不同經濟邏輯的資本主義；基本上，就西方歷史發展的實際經驗來看，其所說的資本主義，主要指的是在十三世紀之後，逐漸於地中海地區興起的一種長程貿易，所帶引出來的經濟成就 (Braudel, 1982: 403-404)。

從布賀岱的研究，我們會看到這種依附於長程貿易，而在西方蓬勃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是使得西方世界，在十五世紀以後逐漸與其他地區有不同經濟發展模式的主要動力來源。因為就經濟活動的技術性成就來看，它的出現，代表著一些抽象但卻更有利於資本或物品流通的交換工具已逐漸地被創造出來。透過這些工具的廣泛使用，不但一方面使其經濟活動內涵，有越來越明顯的層級區分；同時也使其整體經濟活動的量與速度，逐漸擴大與加快。在布賀岱看來，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類型，是顯著地具有和物質生活與市場經濟不同的活動邏輯與變動頻率的。例如他即曾指出，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是一種追求壟斷的邏輯 (Braudel, 1982: 422-423)，他甚至認為如果它有其專屬規則的話，它的規則就是反規則 (Braudel, 1982: 578)。當然能夠反規則或者是進行壟斷，就其可能性而言，要看它的規模相較於其所要操弄的市場是否夠大。在這種經濟活動類型的對照之下，市場經濟所代表的，主要是指那些佔多數，但卻總是無法超越業務類別限制，而只能維持在某種規模的經濟活動類型。他指出這些屬於市場經濟層次的經濟行為，其所從事的，主要是一些透明或是講究公平原則的買與賣經濟活動。至於物質生活中所擁有的，則是會隨著物質生

產的豐厚與否，而在必須性與炫耀性之間擺盪的一種生物需求與社會需求相互消長的邏輯。

從布賀岱對於西方十五到十八世紀經濟發展歷程的描述，我們會看到，在此階段的西方社會，由於擁有了資本主義，這種具有快速變動性的上層經濟活動型態，使得其整體的經濟生活，在一種上層與底層間既衝突又結合的情形下，充滿了高度的活動力（註12）。此種高度的活動力，我們可以從布賀岱對西方在經濟生活乃至物質生活中所擁有的各種特殊消費行為之描繪，看到它其實是一種順著商業網絡之普及化而來的成就。例如他指出了：

儘管在這一段期間經濟活動中的交換網絡仍未全面觸及各個角落，但我們會看到市場經濟持續的在進步，它接合了眾多的城市與鄉村，已漸漸足以組織生產，引導和支配消費。這個過程無疑的是經過了好幾個世紀。在生產與消費這兩個世界之間，市場經濟就像是紐帶、驅動力、以及是一狹窄但活躍的區域。刺激、活力、新事物、創新、各種覺醒、成長乃至進步皆由此而出 (Braudel, 1977: 17)。

對於西方近代日常生活內容改變的經驗，從布賀岱的陳述，我們可以看到，很明顯的自十五世紀以後，在其日常生活中，就有越來越多的新事物出現。例如布賀岱指出了：「在這些復興的世紀裡，歐洲成倍地增加了羅馬早已使用過的水磨坊，也成倍地增加了風車磨坊，神奇般地擴充了能源……」（布羅代爾，1994: 63）。除此之外，在其對於各文明有關日常生活飲食、住宅與穿著等方面的比較，我們亦可以見到西方從十五世紀之後，漸漸的後來居上。也即是在其內容上，有愈來愈多的變化出現。例如他就認為：

與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相比，西方在傢俱和室內佈置方面的

獨特之處在於它的喜好經常改變。西方在這兩方面的演變速度，為中國所望塵莫及。一切都在變化，雖然它並非在一夕之間就完成，但是各式各樣的變化席捲一切 (Braudel, 1981: 294)。

另外，在一些細瑣的例子，如我們也可以看到巧克力、茶和咖啡等，原本都不是產自歐洲，但是到了十五世紀以後，亦都逐漸地成為歐洲社會，先是貴族與中產階級，隨即是廣大民衆之日常消費品 (Braudel, 1981: 249-260)。

對於這樣一種物質生活內容較其他經濟世界變動快速的情形，雖然布賀岱一再強調它並不是經濟活動所單獨促成的成就。但不可否認的是，西方整體經濟在十五世紀以後，隨著其長程貿易的發達，以及城市與鄉村、城市與城市間的交換活動之日趨普遍化，對於其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新消費品快速出現與流傳，有相當重要的促成作用。基本上，也正是從這種日常生活中新事物之出現與流傳的逐漸普及，才使我們得以更具體的看到三種不同經濟活動層級，雖然各有其運作邏輯，但同時其彼此間卻又存在著一種共振關係。

## (二)層級化的經濟世界與西方文明之能動性

經由前面對於布賀岱《文明與資本主義》一書之整體性架構的整理與討論，我們可以肯定的說，處在消費與生產兩者間的交換網絡之普及化，對於西方經濟世界的成形與發展，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例如，對於十八世紀中葉起，歐洲咖啡消費量猛增，且不限於巴黎和法國的這種現象，布賀岱指出了其主要和歐洲自己組織了咖啡的生產事宜有關（註 13）。事實上，從這本書所呈顯的視野來看，我們會發現在消費與生產之間，交換流通所扮演的

並非只是一種可有可無的中介角色。在布賀岱看來，它其實具有如變壓器一般的作用 (Braudel, 1981: 479)。換句話說，在消費與生產之間的實際接連上，商人通常是具有積極與具創造性的地位。布賀岱認為，正是透過他們的操弄與撮合，才會出現如此的情況：「至少從十五世紀開始，隨著製造業的擴散，城市與鄉村逐漸的密切連結在一起。這種現象並且從十六、十七特別是十八世紀，越來越普遍 (Braudel, 1990: 511)。」只是，就實際歷史情境的認知而言，我們仍要注意布賀岱 (Braudel, 1982: 239) 的提醒：相較於今日，資本主義在過去幾世紀中，都只佔整體經濟生活中的一個小範圍。

以西方經濟整體的發展而言，布賀岱 (1982: 136) 指出了它從中古以來，在總體經濟的發展上，就有兩個最顯著的特徵：一個是商業的高層機制之建立；另一個是到了十八世紀以後，經濟活動型態與交換工具的快速增殖。而事實上這兩個特徵可以說是一體的兩面。前者所指的其實是資本主義，這種整體經濟生活的頂層活動之成形，如布賀岱 (Braudel, 1977: 112-113) 即表示：

我越來越覺得，資本主義一語是很適於用來指稱經濟活動的頂端，或是一種伸向頂端的經濟活動。一種規模宏大的資本主義，其實是依附在物質生活與一體性的市場經濟之上的，它總是佔據著經濟活動中最有利的部份。

而後者所代表的，則是從十四世紀以後，伴隨著資本主義經濟活動類型之成形，既有市場經濟領域中一些交換工具的進一步抽象化與複雜化（註 14）。雖然布賀岱強調：

……從十四世紀末開始，匯票已往來於意大利各城市和歐洲資本主義各點之間：如巴塞羅那 (Barcelona)、蒙彼利埃 (Montpellier)、阿維尼翁 (Avignon)、巴黎、倫敦、布魯日

(Bruges) ……他們的這一套玩藝就像今天巴塞爾 (Basel) 國際清算銀行的絕密會商一樣與平民百姓毫無干係 (布羅代爾, 1994: 34) 。

並且，也認為：「即使到了十八世紀，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所能影響的範圍仍很有限 (Braudel, 1977: 40) 」。但是，若我們不從其所運用的經營手段與其和底層物質生活仍屬有限的直接接觸，而就其所具有的推波助瀾與間接的影響力來看。則可發現，由於西方經濟世界，擁有了資本主義這種經濟活動類型，使得其在十五世紀以後的整體文明發展，有較大突破既有物質結構限制的可能性。這主要是在於這一種經濟活動類型，相較於其他經濟活動型態具有較高度能動性 (註 15) 。如此的一種能動性，我們可以看到其具體的呈現在十五世紀以後，對於各式各樣消費品的引入與物質使用形式的創新。例如布賀岱指出了：在十六世紀以後，香料來貨增加，消費也相應增加，在此之前香料一直是奢侈品 (Braudel, 1981: 222) 。並且，它與糖同時也都是這段時期西方長程貿易的主要貨品。然而，到了十八世紀以後，已普遍的成為歐洲社會各階層人士，日常生活中的消費品 (Braudel, 1981: 249-260) ；另外我們也會看到，今天西方擺設餐桌的方式與進餐的舉止，其實也是到十五世紀以後，才逐漸的在日常生活中普及開來 (Braudel, 1981: 225)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十五世紀之後的歐洲，事實上已逐漸地成為世界各種新奇事物的集散地。

因此，當我們就西方十五世紀以來的經濟發展經驗來看，資本主義可以說是其經濟世界內交換層級的分化，與其整體交換網絡邊界拓展的積極推動者 (註 16) 。這樣一種經濟世界，在布賀岱看來，其所具有的特質是擁有了最大可能性的振動場域。它不僅受到經濟局勢的影響，並且在一定的深度與水平創造了經濟局



勢。他認為西方經濟世界在廣闊的區域中創造了價格的一致性，就像是存在著一個向全身輸送血液的動脈系統。因此，這個經濟世界本身，可以說是個具結構性的整體 (Braudel, 1984: 83)。

從布賀岱此書的內容來看，我們應該可以說，西方近代經濟發展的經驗，重要的並不在於其形成了一個經濟世界，而在於其經由交換的發達，而逐漸形成了一個越來越具顯著異質化內涵的經濟實體。換句話說，在其因交換網絡的普及化而漸漸成爲一有機經濟世界的同時，其經濟活動的實質內涵，也愈趨明顯地分化爲物質生活、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等三種各具不同運作邏輯的層級。對於在此經濟世界裡所存在的快速替換之物質生活型態，我們並不能將其視爲物質生活一種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發展結果。事實上，西方在其物質生活內容上的動態性，同時也表顯出其充滿著開創性與能動性的近代文明之形成（註 17）。若我們從布賀岱的觀點來看，文明所指的無寧是那種具體表現在生活中的各種活動（如經濟的、政治的與社會的）之總稱。它會在物品使用與消費方式上，具現出種種不同的生活型態與風格。從這個觀點來看，刻意去區分文明是物質的或是精神的，並不恰當。如布賀岱 (Braudel, 1988: 263) 即曾特別強調：「用德國方式將文化與其基礎——文明隔離起來，實際上是幻想。如果說忽視上層建築是荒唐的，那麼時有發生的對基礎的忽視也同樣的荒唐。文明是站立在地上的。」。也是在這種文明的認知下，我們才會理解爲何布賀岱在有關居住情境的討論中，如此說：「最後，傢俱或者更精確地說是整個室內設施的演變，同時也是把歐洲推向一場被稱之爲進步、或啓蒙 (enlightenment) 的經濟與文化運動 (Braudel, 1981: 294)。」

對於經濟與社會變遷的探討，在社會學的傳統中，經常將其

視爲一種具同質性整體的轉變。因此，所謂的社會變遷，常常所指的是一種從農業社會到商業化或工業化社會，乃至資本主義化社會等整體性的替換。但是由布賀岱在本書的表述中，我們看到的卻是一種物質生活、市場經濟，乃至資本主義等諸種經濟活動並存，但相互的關係密度與彼此級距日趨擴大的一種社會變遷類型。換句話說，從布賀岱此部著作，可以讓我們清楚看到西方經濟發展的經驗是：在資本主義活潑發展的同時，其市場經濟也快速的普及與深入各處，並且其物質生活亦在日常生活中，日漸地表現出多樣與擅變性。因此，若說十五到十八世紀的西方社會，在其經濟生活面，有何特殊的發展，除了立即可見的在物質生活、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多層次經濟活動類型並存的內涵外；從社會變遷的面向來看，亦可發現其在物質生活與經濟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都同時有著愈趨明顯的層級化。事實上，這種層級化並不能視爲只是西方階級社會傳統的反映，其值得特別注意之處，反而是這種物質生活的高度層級化（註18），雖然早先落後於社會與政治領域的層級化，但卻於十五世紀以後逐漸快速發展，乃至今日仍持續在擴展的事實。總之，如此的發展，不管是好是壞，無可否認的是，相較於其他文明，西方從十五世紀以來文明類型，是長時段的展現出其高度能動性與變易性。

#### 四、結語

從以上對布賀岱《文明與資本主義》一書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從十五世紀以後，隨著其經濟生活內涵逐漸複雜化，使得其在整體文明型態的塑造上，有著不同於其他文明的能動性。其表現在日常生活實質內容上的快速變動性，從布賀岱此書的鋪

陳看來，它可以說是一種隨著市場經濟之蓬勃，與日趨擴大的資本主義經濟活動，所相互刺激與搭配下的總體成就。這種成就，明顯的體現在西方十五世紀以後，隨長程貿易 (long distant trade) 快速發展與經濟城市的普遍化，而漸漸成形的一種在人與物及貨幣上，具多層次流通節奏的動態性之中。整體而言，西方近代經濟生活的變遷，可以說是一種日趨於層級化的發展方式。其特殊之處即在於其經濟實體中，同時並存著多種不同層級的交換工具與商品流通速率及範圍；從日常生活的角度來看，我們會見到它不但具有不同層級的實質生活內容，並且同時彰顯出一種不斷由點而面擴散的消費型態。因此，從布賀岱的分析，我們所看到的西方近代社會變遷，並不是從某一純粹類型到另一種純粹類型的單線演進方式。而是經由其經濟生活上的層級化，使得日常生活內涵日趨複雜化與動態化的一種轉變。

雖然，布賀岱這部書，對於很多日常事物都儘可能的細緻描述。但就文明的認識而言，其所描述的並非是「瑣事」。在他看來：「我們發掘瑣聞軼事和遊記，以便顯露社會的面目。社會各層次的衣、食、住方式並非是無關緊要。這些場景同時顯示不同社會的差別和對立……。」(Braudel, 1981: 29)。事實上對社會現實的認識，瑣事有時反而更能夠有效地呈顯出一種歷史經驗實質的整體性。若不能透過一些瑣事來指陳日常生活的實存樣態，那麼所謂的整體性，通常很容易變成一種抽象的語詞。基本上，在布賀岱看來，所謂的整體是同時包含著微觀世界與宏觀世界的，而其統一的場域就在實際的生活瑣事之中：

我們必須儘可能地超越所有的細節去重新發現生活本身：生活中的種種力量是怎樣結合的，它們是怎樣交織和衝突的，它們的急流經常是怎樣匯合的。必須在歷史的總架構中重新

捕獲、重新安置一切。因為不論有什麼困難，有什麼重大的矛盾，我們都應該尊重歷史的統一——它也是生活的統一 (Braudel, 1988: 19)。

相較於社會學常希望的一種對超越歷史時間之普遍事實的掌握，布賀岱所開展的視野，則是一種如何從長時段的歷史時間，來挖掘社會整體性的取徑（註 19）。透過對此一著作的解讀，我們會發現唯有經由長時段歷史的考察，才有可能使我們真正掌握各自文明的特質。因為文明不只是一種實質生活的整體表現，它更是一種長時段所形塑出來的事實。所以，在布賀岱看來：「同樣，歷史學家能比其他人更有力地判定的是，文明是長時段的現實。它們並非像保羅·華萊理的名言所說的「不免一死」。特別是用我們個人的生命的尺度是無法衡量它的 (Braudel, 1988: 268)。」（註 20）。

最後，筆者認為從布賀岱這部書所引發的最大反省意義，就在於它可以使我們意識到：對於文明的認識而言，將其擺回其各自所處歷史脈絡來掌握幾乎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工作，甚至是這種認識之所以可能的基礎。因為從布賀岱在此書所獲致的成果來看，唯有如此，才能夠使我們更清楚的看到不同文明各自的特色，並進一步認識其可能與不可能性所在。

## 註 釋

註 1：如他一九四九年出版的《地中海與腓力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與一九八〇年出版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和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法國的認同》等重要著作。

註 2：此部書的法文總名稱是 *Civilisation materielle, e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XVIIIe siecles)*，直譯該為《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15-18 世紀）》，英譯本名為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本文在行文中主要採行英譯本的使用法，將其簡稱為《文明與資本主義》。

- 註 3：賴建誠 (1991a: 155-156) 指出了：布賀岱 (F. Braudel) 的《文明與資本主義》一書，雖然可以說是一部工程宏偉的巨著，但奇怪的是簡短的介紹文字多，但較為細緻的學術性探討文章卻很少。少數如 Hill (1969)、Kinser (1982)、Rojas (1992) 等人之文章，和本文的論題較為相關。另外賴建誠認為，布賀岱的這一部著作，比起《地中海與腓力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不但較無原創性，而且似乎被史料文字掌握住，而非有效主動的在把資料為自己特定的目標服務。他甚至認為這部著作如果在下一世紀還有人參閱，會是因為它百科全書式內容的吸引力，而不在於其架構、概念、理論與細節論證方面的說服力（賴建誠，1991b: 198-199）。至於一般可見的相關中文文獻，也都是介紹的多，如賴建誠 (1986; 1990a; 1990b; 1992)、翟本瑞 (1986; 1987)、陸先恒 (1988) 等人之著作。其他如高承恕 (1988)、陳介玄 (1989)、張家銘 (1987)、馬彥彬 (1989) 等雖然有較為深入的討論或透過比較來凸顯布賀岱的一些論點或主題，但是對於其《文明與資本主義》一書之論述脈絡的整體性，並未深入的探討。
- 註 4：如 Rojar (1992:179) 即曾指出，布賀岱的革命性成就是在於：其成功的在歷史學傳統中，開創出一種整體性的解釋架構 (coherent explanations)。對於這種整體性，其實從其《地中海》一書的發表，已清楚的確立。可參考顏建發 (1984) 的評介。
- 註 5：第三卷的英文譯名為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但此處筆者依照作者在本卷序言的重點說明，選擇法文名：世界的時間 (Le Temps du Monde) 來作為此卷的中文譯名。
- 註 6：布賀岱 (1981: 25) 指出了：第三卷是按時間序列研究了國際經濟的先後更替形式和主導力量。總之，這是一部歷史。前面的一、二卷比第三卷複雜，在類型學上下了很大的工夫。
- 註 7：關於其實際的情形，布賀岱曾如的描述：「對於一個地區來說，它所擁有的全部初級市場就是一大群銷售平平的網點，請你們將之想像為巨大而複雜的網面。我們所稱的交換經濟始自這些多種多樣的出口。生產是個大領域，消費也是個大領域，交換經濟就鋪展在二者之間（布羅代爾，1994: 10）。」關於經濟活動與其具體的交換網絡型態所存在的關係。一般而言，其實即如以下引言所述：「任何一種經濟運行機制，總是由若干最基本的要素所組成。例如，從靜態看，它是由無數個經濟主體或經濟活動參與者所組成。從動態看，在經濟運行

中滲透著各種程序、規則和渠道，雖然有的不能為肉眼所看見，但卻可以在實際經濟生活中為人們所察覺（朱正圻，1991: 2）。」

- 註 8：關於資本主義的特質，布賀岱 (1994: 36) 指出：「有兩類型的交換，一種是普通的、競爭性的、幾乎是透明的；另一種是高級的、複雜周密的、具有支配性的。這兩類活動的機理不同，約束的因素也不同，資本主義的領域所包含的不是第一類活動，而是第二類活動。」布賀岱 (Braudel, 1982: 378; 1994: 35) 也認為，相較於一般市場經濟中具有清楚職業分化的一些商業群體，在資本主義經濟型態中的那些大公司，基本上是沒有什麼職業類別上的專業性。有關布賀岱所論資本主義較為細緻的討論，可參考馬彥彬 (1989) 與陳介玄 (1989) 之著作。
- 註 9：布賀岱 (Braudel, 1984: 22) 指出，經濟世界 (economie mondiale; world-economy) 只涉及世界的一個部份，它在經濟上獨立，基本上能自給自足，其內部聯繫和交換的體系使其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 註 10：在布賀岱 (Braudel, 1984: 25) 看來，歐洲是從十一世紀起開始孕育其第一個經濟世界，其他的經濟世界隨後出現，直到今天。
- 註 11：如布賀岱即指出：「歷史上第一次，歐洲經濟世界排擠著其他的經濟世界，謀求支配世界經濟並在全球範圍內與世界經濟結為一體。」（布羅代爾，1994: 61）
- 註 12：這其實就像 Rojas (1992: 204) 所指出的：「對於布賀岱而言，歷史作為一種複雜的綜合體，並非只擁有各種的事實和現象，它同時也還充滿著各式各樣的起落與節奏。」
- 註 13：從一七一二年起，歐洲國家已開始在阿拉伯之外大量種植咖啡，這使得其產量得以大增 (Braudel, 1981: 259-260)。
- 註 14：在布賀岱 (Braudel, 1982: 81) 看來，交換工具隨著商業型態不同而有不同。資本主義所立足的是一種擁有大流通規模的經濟層次，因此就其主要代表的經濟活動長程貿易而言，其所擁有的核心交換工具即是交易會 (fairs) 和交易所 (Exchanges)。他並且指出了：「大商人把交易會當作工具而加以改善，使之成為做大買賣的場所。」(Braudel, 1982: 90) 所以我們會看到，隨著商品流通與交易的發達，同時存在的是其交換工具的越趨抽象化與複雜化。就西方經濟世界所存在的交換層級，布賀岱曾如此敘述：「如果把交易會看成一個金字塔，處在底層的是那些眾多但細小的活動，那裡交換的是一些價格低廉、保存不易的商品；在此之上則是價格昂貴來自遠方的奢侈品；至於頂端則是活躍的貨幣市場之交易，沒有貨幣，其他活動便不能進行，或是不能以不同

速率進行。」(Braudel, 1982: 91)。

- 註 15：布賀岱認為相較於具有惰性的底層，我們必須特別注意的是具有高度能動性的總是在經濟層級的最高層(Braudel, 1990: 584)。另外如布賀岱也強調總體資本主義歷史的基本特徵是它的極度變動性以及變異與調適的能力(Braudel, 1982: 433)。並且就其突破物質結構之限制的能力而言，主要在於相對底層的物質生活，其總是有較大的選擇的自由(Braudel, 1984: 622)。
- 註 16：有關資本主義和整體經濟世界之發展的關係，我們可以參考以下布賀岱(Braudel, 1977: 63)的論述：「如果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常不為人所區分，乃是因為中世紀到今天，它們二者都是以相同的比率前進。而且，資本主義常表現得猶如經濟進步的動力，同時又像經濟進步所綻放的花朵。實際上，它們都要依賴物質生活的支撐。當物質生活擴張時，市場經濟也能藉此快速地擴張，而資本主義總是受惠於這種市場的擴張。……我相信，真正具決定性的因素是整體的動員，任何資本主義的幅度必然與其所立基的底層經濟成正比。」
- 註 17：如布賀岱(Braudel, 1988: 275)指出了：「廣闊的現實尚在形成之中，因而有一種巨大的「擴散」在起作用。它不僅滋擾著文明之間曾經存在的平靜而古老的關係，而且滋擾著每一文明的內部關係。我們稱這種擴散為我們的文明向全世界的輻射並引為驕傲。」
- 註 18：如從布賀岱在第一卷有關日常物質生活型態的描述來看，我們會見到西方社會在這一段期間，其日常生活中人們在食、衣、住、行等方面，漸漸的有越來越大的區別。
- 註 19：對於這種從複雜的歷史時間向度來對社會發展全貌進行解讀的作法，我們可在其《地中海》一書見到。關於這一點布賀岱(Braudel, 1988: 117)自己也指出了：「在《地中海》一書中我追求的是盡我所能展望從靜止到人的最活躍的運動的總體歷史。」只是我們要注意，布賀岱所謂的整體性，並非是要寫出一部世界全史，而只是指當我們單純的在處理一項問題時，要有系統的超越所限制的範圍(Braudel, 1987: 61)。
- 註 20：儘管社會學家不一定會同意布賀岱所說的：社會學家一直設法通過專注於時間之流中的某個瞬間，或不屬於任何時代的重複現象來避開歷史時間。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作為法國史學界年鉴學派核心人物之一的布賀岱(F. Braudel)，就其幾部主要著作來看，對於從「長時段」這樣的歷史時間向度，來掌握西方歷史的某些發展經驗，確實已有其特殊的成就(Stoianovich, 1976; Hexter, 1972; 高承恕, 1988)。

## 參考書目

布羅代爾 (Braudel, F.)

- 1994 《資本主義的動力》，楊起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朱正圻

- 1991 《西歐經濟運行機制》，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高承恕

- 1988 《布勞岱與韋伯：歷史對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的意義》，收於《理性化與資本主義——韋伯與韋伯之外》，頁 21-50，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馬彥彬

- 1989 《韋伯論西方資本主義的「變」與「常」——以布勞岱為對照點》，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介玄

- 1989 《合理勞動組織與近代資本主義精神：對韋伯新教倫理論題的再思考》，《中國社會學刊》，第十三期，頁 221-233。

陸先恒

- 1988 《世界體系與資本主義——華勒斯坦 (I. Wallerstein) 與布勞岱 (F. Braudel) 的評介》，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張家銘

- 1987 《理論、歷史與想像力：布勞岱的歷史世界及其對社會學的反省意義》，《思與言》，第二十四卷第六期，頁 63-80。

翟本瑞

- 1986 《物質文明對歷史研究的反省意義：評布勞岱論日常生活的結論》，《思與言》，第二十三卷第五期，頁 532-539。
- 1987 《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布勞岱的歷史分劃》，《思與言》，第二十三卷第五期，頁 47-62。

賴建誠

- 1986 《法國年鑑學派領袖布勞代爾》，《史學評論》，第十二期，頁 157-215。
- 1991a 《對布勞岱爾《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的解析》，《國立編譯館館刊（上）》，第二十卷第一期，頁 155-182。
- 1991b 《對布勞岱爾《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的解析》，《國立



編譯館館刊(下)》，第二十卷第二期，頁189-218。

- 1992 〈台灣對布勞岱的介紹與理解〉，收於《重商主義的窘境》，頁41-60，台北：三民書局。

顏建發

- 1984 〈費南·布勞岱的整體歷史學：〈地中海與菲利普第二時代之地中海世界〉簡介〉，《史學評論》，第七期，頁217-240。

Braudel, F.

- 1977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 P.
- 1981 *The Structures of everyday life,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1, tran. Sian Reynolds. N.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 1982 *The Wheels of Commerce,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2, tran. Sian Reynolds. N.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 1984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 3, tran. Sian Reynolds. N.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 1987 〈我與年鑑歷史學派：布勞代爾的答覆〉，賴建誠譯，《思與言》，第二十五卷第三期，頁59-77。
- 1988 〈論歷史〉，劉北成譯，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1990 *The Identity of France, Vol.2*, tran. by Sian Reynolds, N.Y.: HarperPerennial.

Hexter, J. H.

- 1972 "Fernand Braudel and The Monde Braudellie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4(4): 480-539.

Hill, Christopher

- 1969" Review in Braudel's 'Civilisation Materiell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ede), Tome I," *History and Theory* 8:301-303.

Kinser, Samuel

- 1982 "Capitalism Enshrined: Braudel's Triptych of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3(4): 673-682.
- 1992 "Everyday Ordinary," *Diacritics*, vol.:22, no.2: 70-82.

Makkai, Laszlo

1983 "Ars Historica: On Braudel," *Review*, 6(4): 435-453.

Rojas, C. A. A..

1992 "Between Marx and Braudel: Making History, Knowing History," *Review*, vol.: XV, no.2: 175-219.

Salmon, J. H. M.

1971 "Review Essays: Ecrits sur L'histoire," *History and Theory*, 10 (3): 347-355.

Stoianovich, Traian

1976 *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The Annals Paradigm*,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ierarchicalization of Economic Lif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 On Braudel's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Chieh-ying CHEN\*

## (ABSTRACT)

It was an old issue discussing about capitalism, yet scholars seldom related the discussing of capitalism to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For soc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of Western capitalism, Braudel's three volumes work,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no doubt, becomes paradigmatic example. Though it is difficult to catch the internal significances of this three volumes work thorough, ye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try to figure out the paralle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apitalism and the hierarchicalization of economic life. This process is exactly the same process of complic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way it changed, from the social understanding's point of view, is not from a certain type to the other totally, but developed gradually from points to a plain, from simplicity to complexity, as the result of mutual stimulus among different rhythms, smooth or rapid.

keywords: economic life, hierarchicalization, civilization

\*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East Asia Societies and Economics, Tunghai University